

I LOVE YOU FOREVER
鐘情一生系列

愛
在
緘
默
山
寨

张凌



【我叫甯甜儿，是甯王府的甜郡主。】

他一直忘不掉她柔嫩的嗓音和甜美的身影，可她是个郡主，而他是个不能见天日的山贼，于是他压抑内心翻腾的情绪不去找她，选择在一旁默默地关心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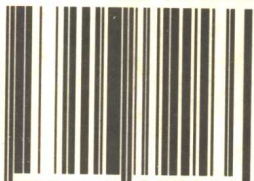
他不会忘记是谁在他最落魄时拉他一把，谁给了他一袋黄金让他得以在这世间存活，是她——甜郡主！

但是，当假扮男装的她出现在易容后的他面前坚定地表示要找到他时，他再也无法漠视自己心中澎湃的情感……

她确定传说中劫富济贫的山贼神影就是他，虽然他一直否认。

他以为他易了容她就认不出来了吗？一个人的眼睛是骗不了人的。既然，他不敢对她示爱，那就由她大胆主动来爱他吧……

ISBN 7-536-33209-8



9 787536 332096 >

ISBN 7-536-33209-8

A.638 定价：9.80 元

钟情一生系列

爱在缄默山寨

(台湾)张 凌 著

*

广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新华书店经销 南宁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32开本 6印张 120千字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ISBN 7-536-33209-8/A·638

每册定价: 9.80元



爱在城默山寨



侈幸慈霎时停止所有动作，一张小嘴儿咧成一字形，与裴慕然交换一个“不妙”的眼神，然后徐徐转身面对来人，怯怯的喊了一声：“娘。”

侈夫人怒颜可畏，一把扯住女儿的手将她拉离裴慕然身边，怒斥著：“你还要不要脸啊，跟个男人玩成这样？”

侈幸慈面色铁青，“娘，我……”

“还有你，”侈夫人一个箭步来到裴慕然面前，尖锐的瞪著他，“我警告你离慈儿远一点，别忘了你自己的身分。”

裴慕然没说话，伟岸的身躯挺得更直了，两片嘴唇满是压抑的抿成一直线，一脸的桀骜不驯。他不想说什么，也无力反驳什么，因为侈夫人说得对，他是不该忘记自己的身分，忘记自己是个畏罪潜逃的杀人犯——尽管那不是他的本意，是阿保自己撞上来刺进他手上的刀子里的，他没有真的要杀人，真的没有。不过，此刻说这些都多余了，因为那个人确实死在他的手上，他无力反驳。他是不该忘记他自己目前正寄人篱下，忘记侈夫人再三告诫，而再度接近幸慈表妹；但是，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幸慈表妹是唯一真心关心他的人，也是他唯一的朋友，没有她说说笑笑，他真的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下去？

痛苦的感觉从心窝处溢散开来，他咬著牙关强迫自己忍受这一切。



侈幸慈难过的看了裴慕然一眼，伸手去扯她娘的手臂，“娘，您怎么这样说话啊？这样很伤人的您不知道吗？”

侈夫人奋力甩掉女儿的手，脸上的怒意更加深几分，“你这个丫头竟然这样跟我说话？伤人？伤人的是他不是我，你一天到晚跟他混在一起，迟早会被他伤得遍体鳞伤，我是在保护你啊，你知不知道？我早说过了，不准你跟这个杀人犯在一起的，瞧，你现在都被他给带坏了。“慈儿是她唯一的女儿，是她的掌上明珠，她不要她将来痛苦！现在她还小，下懂得分辨是非，可她这个做娘的哪能任他们胡闹下去？

“娘——”侈幸慈长长的喊了一声，只求她娘别再说出那种伤人的话来伤害她的然哥。

“闭嘴。”侈夫人怒吼：“马上给我进房去。”

“娘——”

“进去。”侈夫人脸上的表情已不容反驳。

侈幸慈跺了下脚，捂著嘴含泪奔离。

裴慕然望著侈幸慈娇小的身影奔离，眸中闪过一丝椎心的痛楚，但那充满著高做的脸庞却仍毫无表情。

离开杭州来到这里的这些日子，他受够了，真的受够了，受够了姨丈每每面对他就紧绷僵硬的脸色，以及那充满嫌恶鄙夷的日光，受够了姨娘总是如刀刃般的冷言冷语，如果……如果他不是真的没有别



的地方可以去的话，他一定早就离开了。

侈夫人见女儿跑开后，再度转身面对脸色已然铁青的裴慕然，撂下重话：“我警告你，你最好别再让我看见你和慈儿在一起，要不然，我只好对不起你娘的托付，郑重请你离开侈家。”

裴慕然深邃的眸子注视侈夫人半晌，冷冷的自喉咙里发出声音：“你早就有意思赶我走了对不对？”脸上的表情还是一片空白。

侈夫人抬起下巴注视裴慕然，直言不讳地回答他的问题。“没错，我是不希望你再留下来。当初我会答应你娘让你来此暂避风头，是因为我曾经欠她一个人情，但是，我无法忍受我的女儿成天跟一个杀人犯混在一起。”顿了一下，她续道：“慈儿是个感情单纯的女孩子，我不希望她受到伤害。”她相信她的话说得够明白了。

裴慕然露出一个让人猜不透意思的笑容，又低又冷的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现在就走。”然后毅然转身朝大门方向快步而去。

他不属于这里，这里更容不下他，他是个杀人犯，是个人人畏之如蛇鼠的坏东西，他……他的心感到无比疼痛。

*

*

*



爱在缄默山寨



广州，汨渔村。初春的天气仍透著阵阵寒意，虽然暖暖的阳光此刻正罩著这片土地，但是，那冷冷的寒风却仍吹得人直打哆嗦。

汨渔村是位于广州临海的一个小乡村，背山望海，一个村子总共加起来不到两百人，但由于渔获丰富，加上山珍富饶，因此，村民们总是过著自给自足、惬意悠闲的日子。每年的立春时节，在汨渔村有个鱼祭的活动，这是祖先流传下来的一个节庆，说是祭典，但实质上是利用每年的这三天与外界做一个物质的交流。在这三天中，外界的人可以恣意来到汨渔村做买卖，而汨渔村也开辟了一个广场供给这些商人用；在这三天，汨渔村的人也全都放下手边的工作，尽情的吃喝玩乐、逛街买东西，男男女女、老幼妇孺，全都挤到街上去看热闹，吃的吃，喝的喝，玩的玩，好不快活。

祭典在黎明的第一线曙光照进汨渔村时展开，沉寂静谧的汨渔村随著祭典的开始而热闹滚滚，舞龙舞狮在街上穿梭，皮影戏团开始热烈的招收观众，布料商、古玩商……什么南北什货商也开始吆喝著做起生意来，把原本宁静纯朴的汨渔村妆点得热闹非凡。

一名眉目清秀做儒生打扮的俊俏公子哥儿兴高采烈的挤入人群里，在皮影戏团前晃了晃，然后转向摊贩看古玩，那俊俏脱俗的脸庞一直保持著灿烂迷人的笑容，一对如星般的眸子盈盈流转著亮丽的光华，



呼！这样的一张脸，若生成女子肯定绝代风华，倾城倾国！

他在人群中穿梭，在摊贩中玩赏，而身后的那群跟班简直被他整得七零八落。哼！他故意的，他就是要把他们整得晕头转向才开心。不过逛个街嘛！身边跟了那么多人有什么好玩？他逛街的好兴致都快被这群跟班给破坏光了。真是扫兴，一年才一次那！难道就不能让他自由自在好好的玩几天，非得派这么多人跟著他不可？他是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没兴致，索性，在一个卖肉包子的摊贩后方一户人家的门槛前坐了下来，用手撑著下颚瞪著那群跟班来表示他的抗议跟不满，而那群跟班一见小主子生气了，个个都面露“莫可奈何”的神色。有什么法子？这是王爷的命令，谁敢违抗啊？又不是不要命了。

双方僵持了许久，那群跟班的头头——江护卫，趋步上前越过肉包摊来到小主子面前，欲以软言劝慰。

“郡主……”话一出口。即被他给瞪了回去。

郡主？呼！怪不得清秀成那模样，原来……呵！是个女的。

他！不，该说是“她”，机灵的左右环顾，然后龇牙咧嘴的对著江护卫，刻意压低声音道：“你想泄漏我的身分是不是？”

江护卫连忙低下头，“小的不敢，小的只是一时



口快，请郡——不不不，是少爷，请少爷原谅。”

宵甜儿从鼻孔“哼！”了一声，骂了一句：“全是一群讨人厌的笨蛋。”继续撑著下颚生闷气。

江护卫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少爷，您不继续逛了吗？如果不逛的话，不如……咱们回府吧！”跟著她在人群里钻来挤去的挺累的，如果能说服她回府就最好不过了，问题是——她肯吗？当然，在下一秒他会得到答案的。

回府？宵甜儿恼怒的起一对新月眉瞪著江护卫。她才出来逛不到半天那，他竟然要她回府？气呼呼的自地上跳起来，按捺不住性子的低唤。

“要回去你先回去，本郡——咳！本少爷还没逛够呢！”

他就知道。江护卫垮下脸，“那……那小的就继续陪您逛个够好了。”

“你……”宵甜儿简直被这个笨蛋气结了，袖子一甩，一屁股又往地下坐，而这次的表情要比方才生气多了。

江护卫见状，更加无措，回头又看见那群手下正一脸看好戏的表情，一张脸不由得涨得通红，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小伦，有小伦，他偷我的包子……”卖肉包的贩商突然大叫起来，只见一名衣衫褴褛看不清长相的年轻人，惊慌的往人群里逃窜，而贩商随即拔腿追了过



去，还一边大嚷著：“小偷，别跑。”

宵甜儿好奇的站起来，循著贩商的身影望去，正好看见贩商朝那偷儿身上扑去，一把抓住那偷儿，两人滚在地上打了起来，不，该说是贩商的拳头不断的落在偷儿身上，因为那偷儿根本没有还手，一直处在挨打的立场，好可怜。不知道是正义感使然抑或怎么地，她的内心无端冲上一股怒意。

“住手。”宵甜儿一边大叫著一边奔过去。一向好打抱不平的她见到这种场面怎么可能置若罔闻？

贩商闻声真的停下动作，但身体依然压著偷儿，回眸注视宵甜儿，不悦地嚷道：“他是小偷，该打。”

宵甜儿一脸的怒火炽烈，“他偷你的包子固然不对，但不过一个包子嘛，你何需出手伤人？”一个包子值几文钱？为了一个包子就打人，真是太过分了。

贩商闻言，怪叫起来：“不过一个包子？照你这么说我应该是被偷喽？”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她咬著牙解释。

“要不要饶人由我自己来决定，你少管闲事。”贩商丢给宵甜儿一个很大的白眼，如雨般的拳头再度往偷儿身上落去。

哎呀呀！竟然教她不要管闲事？天知道她宵甜儿一向最厌恶人家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话了，而他竟然……哼！他算哪根葱？教她不管她就不管？哼！这



档闲事她——管定了。她气呼呼的喷著气，生气的下达命令给江护卫。

“江护卫，拉开他。”

江护卫收到命令，却没作出任何动作，再度下达命令给那群部属，“来人啊，拉开他。”

“是。”终于有人去做这件事了。

贩商被拉开后暴跳如雷，对著宵甜儿又吼又叫的，“你这个多管闲事的乌龟王八蛋——”但他的声音被江护卫重重吼断了。

“住口。你这个有眼无珠的蠢东西，竟敢对郡——”而江护卫的声音又被宵甜儿喝断：

“江、护、卫！”这个笨蛋想泄漏她的身分啊？她简直想掐死他。狠狠的瞪了江护卫一眼，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塞入贩商手中。

“这银子算是他跟你买包子的，滚开去。”

贩商接过银子一看，哇！一两那！他可得卖上十几二十个包子才赚有这么多，这下真是赚到了，嘿……他立即笑逐颜开的说了几声谢谢，捧著那一两银子乐翻的走了人。

宵甜儿朝那见钱眼开的贩商扮了个鬼脸，气煞的骂了句：“钱鬼！”然后蹲下身子，就著一对灵动的大眼睛在那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不知道究竟是死是活的偷儿脸上搜寻。

好可惜喔！崑州法很清楚的看明白这张脸，不



过，依他脸上的轮廓及突出的五官看来，肯定是极为出色的，瞧，这对眉好浓，英气十足，而鼻梁更是高耸挺拔，至于那两片唇，虽然厚了些，但很有男子气概。奇怪，如此相貌堂堂的一个人，照道理说应该是个成就非凡的人才对，可是，为何他如此潦倒落魄？如此不堪？当然，此刻不是研究这个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是——他还活著吧？废话，他的胸口还上下起伏著呢，当然还活著。

她轻轻的推了推他毫无动静的身子，低声的问：“喂！你没事吧？”

那偷儿很明显的咬了下牙关，过了好久好久才缓缓的睁开眼睛，而当宵甜儿赫见那对黑如子夜却神情涣散的眸中所闪烁的那抹泪光时，整个人不由自主地倒抽一口气。

他……在哭。她的心无由来的漏跳好几拍，被他那对深邃黝黑却隐含凄楚泪光的眸子所震撼，更莫名其妙的揪痛起来。怎么会这样？她竟为一个陌生人感到心痛？正当她为自己的感觉感到无所适从之际，那偷儿按著胸口强撑著身子爬了起来，皱成一团的脸庞在在的显示出身上的伤所带给他的痛楚。

那个卖包子的下手未免太重了，宵甜儿忍不住朝摊贩甩去一个愤怒的眼神，伸手将他扶起来。

他脸上没有挂出任何表情，低低的说了声：“谢谢你。”弯下腰去捡那滚在地上的包子，拍拍包子上的



灰尘，拖著沉重的步伐朝街的另一头走去。

宵甜儿连愣了几愣，突然拔腿追了过去，一把抢下他已经塞到嘴边的包子，急切地道：“这包干脏了，吃了会坏肚子的。”

偷儿面无表情的看著宵甜儿，悲凉的眸光胶著在她那双关怀的眸子上，这样的关怀是错觉吗？他把内心莫名引发的悸动深深隐藏，气若游丝地道：“不脏，只要能填饱肚子就不脏。”

宵甜儿又莫名的心疼起来，关心的问：“你很久没吃东西了吗？”

偷儿的目光茫然的看向远方，幽幽地说：“很久？是很久了，记不得多久了。”

她的眸子顿时被泪水充盈，难过的心紧缩成一团，咬著下唇控制著不要哭出来。她难过他竟然连自己有多久没吃饭了都记不清楚，瞧他那憔悴样儿，肯定饿坏了，想她只要一顿饭没吃就受不了了，而他竟然数不清有多少顿没吃了，哇！好可怜喔！如果可以，她真想放声大哭。

他的眸光从远处调回来，落在她清新的脸庞上，然后胶著在她那水汪汪的眸子上，两片唇颤了好半晌才发出声音。

“你……怎么哭了？”伸出微颤的手拭去她挂在眼角的那抹泪珠，而她，竟没有抗拒的任他为她拭泪。

“我……我不知道。”她是真的不知道，不知道为